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主要流派

胡代光 厉以宁 编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 020 2206 0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主要流派

胡代光 厉以宁 编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

胡代光 厉以宁 编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 4017·252

1982年6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3年9月 第2次印刷

字数 280千

印数 8,500册

印张 11

定价: 1.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关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划分的

几个问题……………(1)

为什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1)——为什么不能用根本立场、世界观或学说渊源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依据?(7)——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依据(10)——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的基本一致性应当全面考察(14)——不能把经济思潮或经济学研究课题当成经济学的流派(16)——通常所谈到的经济学流派是指理论经济学的流派(20)——经济计量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21)

附表一：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基本情况 附表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的比较 附表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学说渊源

第二章 现代凯恩斯主义(一)新古典综合派……………(26)

“凯恩斯革命”(27)——重要代表人物(33)——理论特征(35)——对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症的解释(37)——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最优交替”(44)——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对策(46)——经济增长理论(48)——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估计(53)——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55)——新古典综合派经济理论的辩护性质(60)

第三章 现代凯恩斯主义(二)新剑桥学派……………(65)

学说渊源(65)——重要代表人物(68)——分析方法(70)——收入分配理论(73)——经济增长理论(78)

——对社会“病症”原因的分析(86) ——政策主张(92)
——新剑桥经济学的改良主义性质(94) ——“返回”古典
经济学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出路吗?(97)

第四章 货币主义(102)

学说渊源(102) ——重要代表人物(108) ——现代货币数量
论(109) ——所谓“自然失业率”(111) ——通货膨胀与失业
之间关系的三个阶段(113) ——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
策(115) ——负所得税方案(117) ——世界性通货膨胀问题
(118) ——浮动汇率政策(120) ——合理预期(122) ——货
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分歧”何在(128) ——凯恩斯主义与
货币主义在某些方面接近的倾向(134)

第五章 新自由主义(141)

学说渊源(141) ——重要代表人物(143) ——自由竞争和资
源配置(146) ——“平等”的哲学(149) ——“自由”和“极权”
的对立(152) ——“社会市场经济”(156) ——社会的价值标
准(160)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模式(164) ——货币的“非
国家化”(166)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辩护性(168)
——“自由货币”的空想(171)

第六章 新制度主义(175)

学说渊源(175) ——重要代表人物(178) ——制度—结构分
析方法(182) ——经济的伦理学(184) ——重订政策目标。
结构改革的设想(187) ——经济学的“改造”(193) ——制度
经济学果真有“光明的前途”吗?(200) ——“增长极限论”
(209) ——“增长价值怀疑论”(213)

第七章 瑞典学派(217)

学说渊源(217) ——重要代表人物(220) ——一般均衡和总
量理论(222) ——动态的过程分析(226) ——预期理论
(229) ——事前和事后分析的应用：“中央计划经济”(231)
——小国开放经济模型(233) ——瑞典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

(一)短期措施建议(238) —— 瑞典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二)	
基本政策目标(240) —— 瑞典学派理论与其它资产阶级经济	
学说的比较(243) —— 如何评价瑞典学派的经济学说?(246)	
第八章 熊彼特理论体系	(250)
熊彼特经济学说的形成(250) —— “创新”概念(254) ——	
“创新”和经济周期的阶段性(一)纯模式(255) —— “创新”和	
经济周期的阶段性(二)四阶段模式(257) —— “创新”和多种	
经济周期(259) —— “创新”和经济增长(261) —— 社会“过渡”	
理论(264) —— “技术创新”经济学(267) —— “制度创新”经	
济学(272) —— 熊彼特理论体系的评价(274)	
第九章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279)
罗斯托经济学说的形成(279) —— 罗斯托学说的影响(282)	
—— 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提出和发展(285) —— 分析方法(一)	
主导部门分析(287) —— 分析方法(二)心理因素分析(292)	
—— “起飞”概念(294) —— “持续增长”概念(297) —— “生	
活质量”概念(299) —— 政策主张(一)“起飞”阶段的基本政策	
(301) —— 政策主张(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基本政策	
(303) —— 对历史的歪曲,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306)	
第十章 怎样对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31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著	
作?(312) ——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现	
状的著作中,有些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参考(316) —— 当代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工业化以后社会”的研究,向我们提出	
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321) ——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	
于国际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些可供我们参考的内容	
(327) —— 加强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捍卫	
马克思主义(332)	
人名索引	(335)
后记	(341)

第一章 导论：关于当代资产阶级 经济学流派划分的几个问题

本书的目的在于简要地评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些主要流派包括：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古典综合派；现代凯恩斯主义中的新剑桥学派；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熊彼特理论体系；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个别地评介它们之前，有必要先谈有关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划分的几个一般性的问题。

为什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哪些主要的、有影响的流派？究竟应当怎样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这两个问题都是比较复杂的，经济学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经济理论上有重要影响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的演变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考察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时，不能割断经济学说史上的联系。当代任何一种重要的经济学说都可以追溯到前人的经济学著作。因此，要分清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很自然地会联想起一个与此有关的经济学说史上的问题：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哪些主要的流派？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前者如

何演变成后者？后者在哪些方面发展了前者的学说？这里，困难恰恰在于人们对于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问题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展开的大论战往往被过分简单化了，似乎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只分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派和坚持自由放任的一派，而在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派之中，又只是分为财政调节派和货币调节派。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问题同样被看得十分简单，仿佛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和非凯恩斯经济学之争。这些过分简单化的叙述方式，不仅不能勾画出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情况，而且也不能分清在政策主张上持有相似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经济理论和方法论上所存在的重大分歧，无法判明他们对于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的归属。

事实上，对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划分当然不可能这样简单化。要知道，在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以对付当时经济大萧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既有被称为“旧经济学家”的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奈特、西蒙斯、怀纳等；也有被视作异端邪说鼓吹者的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如密契尔、康蒙斯、小克拉克、特格维尔等；还有后来被承认为经济学“新正统”开创者的凯恩斯，以及理论上自成体系的瑞典经济学家们，例如缪尔达尔、林达尔、阿克曼、哈马舍尔德等人。在主张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反对政府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既有竭力维护剑桥学派传统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陶西格等人；又有打着自由主义幌子，激烈反对社会主义，以货币投资过度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的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也有鼓吹货币数量理论，认为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就可以使经济恢复均衡的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剑桥学派的霍特里。虽然在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大论战中，以《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为代表的凯恩斯理论与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剑桥学派的理论之间的争论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就是如此简单或如此营垒分明。

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的经济学说史上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么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演变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的主要流派的划分怎么可能不遇到困难呢？

第二，现代某些著名的、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以来就从事著述活动。他们的著作多种多样，研究的课题不断变换，探讨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他们的观点、方法和政策主张并不都是始终不变的。他们时而同这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相接近，时而又同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相吻合。他们有时在这个问题上同意某一学派的想法，而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反对同一学派的观点。这都给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的划分增添了困难。也许我们可以说，对某些人，可以按其最终的信念来确定其流派的归属。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例如，对于汉森，就可以这样看。汉森早年受剑桥学派的影响。三十年代内他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前，汉森一直坚持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动维持均衡。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哈里斯基金圆桌会议关于黄金与通货稳定的专题讨论会上，汉森几乎是到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唯一不相信公共工程可以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人。他认为公共工程不仅将造成巨大浪费，而且对私人经济有严重损害。即使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汉森起初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凯恩斯的说法不能令人满意，声称凯恩斯所谈的消费倾向难以度量。1936年10月，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凯恩斯先生论就业不足均衡》一

文，支持剑桥学派庇古的经济理论，对凯恩斯提出了批评，认为凯恩斯的主张很可能把社会引导到社会主义去。但后来汉森转变了看法。1938年，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到哈佛大学任教后，终于同意凯恩斯理论，成为凯恩斯的最积极追随者。这时他已经五十岁了。此后的汉森往往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他所著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美国的经济》（1957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1960年）等书，被认为是使凯恩斯理论“通俗化”和“美国化”的重要著作。他还被认为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对凯恩斯经济学有所发展。这样，对汉森的学派归属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得出一致的结论的。

但对于另外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例如库兹涅茨、哈伯勒、缪尔达尔这样一些人，就不容易简单地确定他们究竟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哪一个流派了。库兹涅茨曾受到密契尔的影响，着重于经验统计方法，并对经验统计的结果进行制度因素的分析。他的早期著作《1919—1925年美国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周期波动》（1926年）和《生产与价格长期趋势》（1930年）等，遵循的是密契尔的学术研究方向。三十年代中期起，库兹涅茨专门研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核算问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1919—1935年国民收入和投资》（1937年）、《国民收入：研究的总结》（1946年）等重要著作。他的国民收入理论和对于国民收入中消费、投资、储蓄关系的论述，不仅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凯恩斯学派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凯恩斯分子。五十年代后期起，库兹涅茨着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写了《关于经济增长的六篇演讲》（1959年）、《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它的形成和资金供给》（1961年）、《战后经济增长》（1964年）、《现代经济增长》

(1966年)和《各国经济增长》(1970年)等著作。在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他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密契尔传统思想的影响,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但这时库兹涅茨也形成了自己所开创的把制度分析与经济统计资料分析结合在一起,把经济史、比较经济研究和国民收入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式。从经济理论和方法论上说,其中有庸俗经济学的东西,但某些论述和分析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库兹涅茨关于知识存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关于部门结构比例及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变化趋势,以及关于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能是突发式的“跃进”过程的见解,都是有价值的。库兹涅茨重视经济统计方法,他有时被单独列为一派——“经济统计学派”,有时则被看做是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家密契尔的继承者。但即使把他看作制度经济学家密契尔的继承者,如果把他的观点同新制度学派各个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等)的观点相比较,那么仍很难把他同新制度学派等同起来。所以库兹涅茨的学派归属问题是很难确定的。又如,哈伯勒原是维也纳大学教授,以后是哈佛大学教授,从他的早期著作来看,他接近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虽然他是不同意凯恩斯经济学的,但从六十年代以来,就哈伯勒关于国际收支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和反经济危机政策(尤其是收入政策)问题的论著来看,尽管还不能把哈伯勒直接归入凯恩斯学派,但至少也不能再把他同高唱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一体看待了。这个出生于1900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其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学术观点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很难根据他的某一本著作而确定他的学术流派的归属。类似的情况也适合于象劳埃德·梅茨勒、贝佛里季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再如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他是瑞典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但又是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在货币和利息理论方面,他与瑞典学

派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或相似的，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秩序等问题上，他却与新制度学派的许多经济学家采取近似的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因此，既可以把缪尔达尔称做瑞典学派的成员，又可以称他为新制度主义者。

还应当补充一句，有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难以确定他们的流派的归属，甚至可以说，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们归入某一个学派。这些经济学家探讨的领域可能与别人不同，研究的方法也可能是独创的。他们可能在某些课题上有重要的学术影响或发现，但在一般理论上，他们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学派倾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里昂惕夫、科普曼、西奥多·舒尔茨这样一些人，就是这一情况的明显例子。

第三，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主要流派。但无论这一派或那一派，都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阵营。各个流派之间虽然有所区别，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具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说得更确切些，它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态度上，在对待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方面，并无本质的不同。因此，很难在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之间划一条十分明确的分界线。实际情况是：大同之下有小异，意见的分歧无碍于根本立场的一致。例如，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虽是两个不同的、彼此在一系列理论和政策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的派别，但两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它们都主张维护它，使之免于崩溃。就具体的论点来说，凯恩斯学派并不完全排斥货币学派关于货币对整个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论点，而是断定“货币也重要”，只不过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货币学派也声称它所提出的“货币数量论”“是以深受凯恩斯的流动偏好分析影响的方式而重行描述的货币数量说”，因而它并不排斥凯恩斯学派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主张，而只是认为宏观货币

政策的基本措施应当放在货币供应量的有计划稳定增长方面，不应当放在利息率水平的相机调节方面。无怪乎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说道：“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而货币学派首领弗里德曼则曾宣称：“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分子。”又如，凯恩斯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尽管在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有分歧，互相指责，但凯恩斯学派却声称自己并未轻视结构分析，也从不忽视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同样认为经济生活有其“不确定性”，而新制度学派对资产阶级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论与凯恩斯一样是持否定态度的，它还同意凯恩斯学派关于国家调节经济的某些主张，特别是对凯恩斯学派提出的实行收入政策、人力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建议表示赞同，只不过认为单有这些政策还不足以“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还不曾触及社会的更深入一层的东西。新制度学派的想法是：应当把这些政策提到“结构改革”的高度来认识它们和运用它们，特别是通过“权力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社会的变革。

总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它们之间彼此相互影响的存在，的确使我们在流派的划分方面遇到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不能用根本立场、世界观或学说渊源作为划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依据？

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划分虽然有上述复杂性和困难之处，但这并不是说划分流派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以什么作为划分流派的基本依据。没有一定的依据，划分确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所规定的依据不当，那么

划分时也会感到困难。

比如说，我们不能以根本立场或世界观作为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的依据。这是因为：从根本立场来分析，当代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一致的，它们同样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有效率的”、“能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的制度，因而不必推翻它；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虽然也有某种“缺陷”或“弊病”，但可以设法补救和纠正，使之继续存在下去。从世界观来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都抹煞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否认或歪曲阶级斗争的实质，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也否认在现实社会中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还否认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变动过程时，往往着重于现象的表面联系，而无视其实质性问题。所以如果以根本立场或世界观作为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依据，那么确实无流可分，无派可划。总的说来，根本立场和世界观是区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依据，而不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阵营内部区分不同流派的依据。

师承关系或学说渊源可以作为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时的参考，但不能被当做划分这些流派的基本依据。这主要是因为：前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与后一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即使有某种师承关系或学说渊源关系，但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其它方面的影响，两代之间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差异可能相当显著，而且后一代各个经济学家彼此也可能很不一致。一个经济学家很可能受到多方面的思想影响，然后形成他自己的经济观点和理论体系。以加尔布雷思和罗斯托为例。加尔布雷思早年本是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在一般经济理论上接受的是马歇尔的资产阶级正统派经济理论，稍后受到白拉克等人研究农业中垄断、竞争和价格波动的作品的影响，因此他也从事同类问题的研究。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加尔布雷思又受到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他对公共工程和就业政策等问题也作过一些研究。与此同时，三十年代内在美国比较流行的制度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凡勃仑、贝利和米音斯的理论，对加尔布雷思经济思想的发展的影响要更大一些。这样，从整个思想发展过程来说，加尔布雷思的学说渊源更多地在于制度经济学，而不在于马歇尔的理论和凯恩斯的理论。然而从五十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自己的一套经济学说已开始形成，它终于发展成为既渊源于旧制度学派而又不完全相同于旧制度学派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亦即一般所称做的加尔布雷思主义或加尔布雷思经济学。罗斯托的情况亦复类似。罗斯托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史学家，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家。他受到德国新历史学派和英国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史学的影响，也受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凯恩斯经济学和凡勃仑的消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三十年代库兹涅茨关于部门结构分析的方法也对罗斯托有过一定的影响。罗斯托的名著《十九世纪的英国经济》被认为是最早运用凯恩斯理论来解释英国经济史的作品。但罗斯托的经济理论却是自成体系的。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无疑应当被列为单独的一派。他所受到的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影响，不足以说明他的理论与其中任何一派学说有直接继承关系。再以现代凯恩斯主义为例。从师承关系或学说渊源来说，所有凯恩斯主义者都是凯恩斯理论的继承者或追随者。但由于各人对凯恩斯原著的理解不同，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重点就有不同的认识，因此，现代的凯恩斯主义者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而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支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美国某些著名凯恩斯派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托宾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某些著名凯恩斯派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前者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后者又称“凯恩斯左派”。

他们全都打着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旗号，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决不小于凯恩斯学派同其它非凯恩斯学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而在现代凯恩斯主义这两大支派之外，还存在着若干独立的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解释和阐发。希克斯的解释是自成一家之言的。巴廷金、克劳维尔、莱荣霍夫德的解释又是单独的一支。但很难把希克斯或莱荣霍夫德称为凯恩斯主义者，虽然他们都是凯恩斯学说的解释者。由此看来，师承关系或学说渊源关系是复杂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师承关系或学说渊源当做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依据。

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依据

那么，划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依据究竟是什么呢？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流派？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是指一些在理论观点上基本一致，分析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的经济学家们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派别。它可能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性的“领袖人物”，也可能没有。它可能以某个大学、研究所或刊物为主要阵地，也可能没有。它可能以某本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书籍作为经典，也可能没有。总之，这些都不是划分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的依据。依据在于上述的三个“基本一致”。换言之，在理论观点上、分析方法上、政策主张上基本不一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必然分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而不能用其它“划分标准”把他们纳入同一学派之中。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理论观点上的基本一致或基本不一致，主要是指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看法、对影响经济活动的各个有关因素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关于某些经济现象

和经济问题的出现原因、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的看法等等而言，这里不涉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基本看法，也不涉及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态度，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既然所论及的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么任何一个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派别对以上这两个问题所持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因此，这里所说的各派理论观点的基本一致或基本不一致，是以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看法（承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合理性、永恒性等）和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态度（维护这种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等）的一致性为前提的。

这里所说的各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在分析方法上的基本一致或基本不一致，主要是指研究经济问题和分析经济现象的具体、技术性的方法而言，不涉及各派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因为前面也已经提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它们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所完成的革命从而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就是根据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及其运动。这是当前任何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不可能具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方面很可能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采取总量分析方法，另外一些人可能采取个量分析方法或制度分析方法。有些人着手于静态的分析，另一些人则着手于动态的分析。他们可能编制庞大的、复杂的经济计量模型，也可能只编制简单的、小型的经济计量模型，甚至可能反对编制经济计量模型。当然，如果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就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而论，采取总